

稻田中间有盏灯

生活中,有些灯点亮了征途,有些灯点亮了心灵。家乡稻田里的灯,不经意间点亮了我的记忆深处。

夏日,与堂哥新国回麻溪冲老家,走的是我不曾熟悉的路,路面窄小曲折,距离上也不占优势,好像是在避近求远。行进其间才知道,全程在村庄、溪边、林间、山野穿越,眼前一会儿蓝天白云、一会儿绿叶红花,一个景致接着一个景致。特别是路边的小叶槭树,虽然秋天还没有来到,但毛茸茸、李子大小的果儿,拖拉着一些浅黄色的叶子,从枝头打旋儿飘舞着落在地上。车子绝尘而去,果儿叶子一个劲地向后翻腾,最后淹没在尘埃之中,就像消逝在我们车后的这些时光。“谷鸟鸣声滑,山云变态新。清渠不没胫,亦有浣沙人。”“山回雾气湿,生意鞠砰隐。石道苔蘚春,松花郁金粉。”我想,诗中韵味莫过如此。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的路有时不是远与近,而是值与不值,得与不得。

由于走的是“新路”,进入麻溪冲须先经过崑岭山,它是麻溪冲周边最高的一座山,屹立在村里的东边,也是村民心中的“神山”。山上除了庙宇,还有石泉、石鼎、石笛……每一处景致都刻有自己的故事。如石笛,老人说以前只要东风吹拂,石笛定会发出悠扬的笛声,传遍山里的角角落落。我们到达崑岭山时已是夜幕时分,山间的雾气开

始慢慢凝结、升腾、飘浮,掩盖着村里的袅袅炊烟。

崑岭山脚下是一座叫崑岭山的水库。麻溪冲地势东高西低,当地田地全靠水库灌溉。坝基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或是山里的泉水,或是水库里的渗水,最初不足尺宽,但一路奔波,加上沿途七十二口水井不断有井水流入,遂成大溪,流向远方。小溪两边连片的水田,又将麻溪冲间隔出芹菜塘、袁家冲、石桥坝、大院子、代房头、一房头、二房头、新屋田、榜上、水搭边、蔡屋场、刘家山等十多个小院落。近两年一条新修的农耕水泥道,随小溪之势修到了村的尽头,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农耕。站在坝堤之上,麻溪冲像一条飘带尽收眼底。

炎夏的山村一进入夜晚,气温就降了不少。山风迎面扑来,挟带着一些凉意、一些湿润、一些温和,让人顿感枯燥的生活多了些惬意,干涩的脸上多了些水分,疲惫的身体多了些能量。这种欢喜不已、微醉之意,立马就从身上冒涌出来。在我醉于“湖光山色”之时,坝上的路灯亮了,然后是农耕道上、大小院落里,不长时间,麻溪冲的灯都亮了,有几百盏。

我怀疑夜雾中藏着一只手,雾气飘到哪里,便摠亮了哪里的灯。

晚上站在高处如此俯瞰全村,是我离开老家近四十年来第一次,竟然将记忆中山村里漆黑的印象覆盖得不留印记。农耕道上

的人多了,胆子便大了一些。再去放灯的时候,除了可以波澜不惊地欣赏月色,有时还会坐在田埂上静静聆听青蛙的鸣叫和田里泥鳅的搅水声,甚至蹲守在油灯一旁,看着各种翅类害虫,围着光亮上下翻飞,最后被烧死烧伤或被油水粘住。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飞蛾扑火”的来由。

记得有一次点灯,一种痒痒的感觉从脚底传来,我用手探去,原来是一条泥鳅钻到了脚下,这一发现,让我顿时兴奋起来。那天晚上,我一边点灯,一边摸着泥鳅,待灯全部点亮,衣服袋子里竟然装满了泥鳅,这也给了我一些意外之喜。点完灯回家,环视四周,田连着田、灯挨着灯,闪闪烁烁,宛若天上的星星,那场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海。

母亲后来离开榜场,去了继父家;我也离开了麻溪冲,去了父亲曾经工作的矿山。其中有十来年,我除了春节随矿里的大篷车回到麻溪冲,再也没有见过稻田点灯了。听说,我离开麻溪冲的第三年,这种灭虫的办法就不用了。

夜色里,我们离开水库坝堤,驱车行驶在农耕道上。路灯下,禾苗如波无痕,罕见虫子飞舞,倒是三五成群的村民在兴致盎然地散步。远处的路灯,仿佛曾经的灭虫灯,掩映在禾田中。

点灯灭虫,对我或者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可能只会存在于日渐稀薄的记忆和不断积累的文字里,被回忆、描述、演绎、重建。

的灯光如同一条长龙,每个院落里的灯光又如同夜空的星辰,眨巴眨巴着,虽然颜色单一、远不及城里的灯光秀,却也算得上火树银花,与夜空里的星星衔接得天衣无缝,分不清哪是灯哪是星,哪是天哪是地。

橘黄色的灯光在夜色中摇曳着,如同稻田里一盏盏灭虫灯,眼看要熄灭的时候瞬间又光亮起来,慢慢地照亮了记忆深处,照亮了几时去稻田点灯的那些事儿。

那时灭虫的灯十分简陋,多采用墨水瓶做装油的灯座,再用牙膏皮包上一些棉花做的灯芯一组合,一个灭虫灯就做好了。

每年禾苗抽穗的时候,村民便在稻田里点柴油灯来灭虫。我十岁以前随母亲去点了几次灯。“灯芯长了,油不经燃,灯芯小了,会被风吹灭,凳子放矮了,又吸引了周围的害虫”,经过几次“有样学样”之后,我接手了点灯的事儿,直到后来离开麻溪冲。

我家稻田分在两个地方,院落附近只有一小块稻田,点一盏灯就够了。另一大块稻田在三面是山的“竹子砣”里,面积有两亩多,需要点更多的灯,由于地偏路远,母亲便让弟弟与我做伴。

是夜,月光如水,禾苗上泛着淡淡的光芒,我们按照母亲的要求放置和点亮一盏盏灭虫灯。最开始,望着田里一片隐隐约约的灯光,山上偶尔传出不知名的动物发出的叫声,总让人感到一种无从言说的害怕。久而久之,看到田与田之间的灯多了,附近放灯

苦丁茶在茶杯里升腾起另一片江湖

盆栽的芍药会开出花朵?

大地饱吸雨水,树叶纷纷

誓言在热情之后慢慢冷静,最终沉默

于是,选择和一把锄头一起讨论,和解

小草的去留:深埋或暴晒

一锄新土盖余情

烟

父亲一生戒不掉的是烟

他会当着医生的面点头说好

却总是背着母亲大口大口地吸着

仿佛烟能驱散他的病痛

父亲过世后

想起没什么可以让他带走

我在他的手头放了四包烟

那么黑的世界里

唯一的烟光一定会照亮他的路

他一定会找得到下一个出口

蝉(外三首)

□陈有章

那么热烈地歌唱
把夏天的天空越唱越高
越唱越高

你来到我的世界
以歌唱开始
以歌唱结束

树梢长,烟花冷
长街寂寞挑尽明月夜
千山回响
你给我短暂的欢愉,生生念

大暑

终于抵达山脊
在晨鸟之上
照看尘烟

此后,该有的事物都会逐一登场

太阳,蝉鸣,蒲扇
越来越矮小的影子

大地编织欲望
所有的挣扎形成汗水
涌起酸甜苦辣的浪花

去留

四月绿色已肥
五月忙于修剪
每一个忙碌的日子
我仍会在阳光下眺望远方
在重叠着的山峦间起伏,和云雾一起生长



在《三国演义》的烽烟里

小时候,听白须老者说:唐扯谎,宋日白,假封神,真三国。虽然有些懵懂,只大略地知道这四本书的名字,但天性对“真”的好感,一下子便让我喜欢上了《三国演义》。

小学四年级,父亲生病住进县城的医院。暑假里,母亲带着我来到县城,住在外婆家。外婆家街对面,有个小小的租书摊,摊上有几百本连环画,其中便有《三国演义》系列。只要有零钱,我就会欣然跑到租书摊,坐在小板凳上,沉醉于喜欢的三国片段,往往一看就是一个下午。许多三国人物,走出连环画,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

高二下学期,寝室里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三国演义》,晚自习后就着油灯,看到很晚。从小对《三国演义》的喜欢,再次被封面上龙飞凤舞的几个大字引诱出来。我坐在他床边守着,心不在焉地看课本,等待瞌睡俘虏他。因为,他告诉我,他睡后书便归我。晚上十二点过,他终于睡下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我接过书,在此起彼伏的鼾声里,精神百倍地向三国进发,慢慢走进《三国演义》的烽烟里。

东汉末年,皇室暗弱,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朝野渐乱,治世崩塌。乱世之中,群雄并起,英豪辈出,人人都有一颗不甘平淡的雄心,个个都想要逐鹿中原。在这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中,曹氏、刘氏、孙氏集团渐渐脱颖而出,分别建立了魏、蜀、吴三国。三国纵横捭阖,在江汉平原、秦岭南北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罗贯中从《三国志》和民间传说出发,演义出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字盛宴。《三国演义》以时间为经,以魏蜀吴三国为纬,单线条地进行情节演进,铺陈式地进行场景描摹。虽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性、人物塑造的典型性略有欠缺,但其故事的曲折惊险、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却可以排在古典名著的首位。

《三国演义》正中我这样一个喜欢故事情节胜于喜欢文学质量的读者下怀。我徘徊

后,口口声声要匡扶汉室,所以不管他多么脸厚心黑,都被认为是正统,没人追究他自立为帝这无法圆说的行为。诸葛亮,是被公式化的智慧与机巧代言人,在“卧龙凤雏得一便可安天下”的传言里,他千呼万唤,被刘备三顾而出。他一出场,便石破天惊,以《隆中对》三分天下。在其后的政治军事生涯里,他摇着羽扇,坐着轮椅,挥洒自如,巧计百出,无往而不利,但总因天时不顺、地利不合而功亏一簣。六出祁山,思定中原,病逝五丈原,令人扼腕。因为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为他的前后《出师表》,因为他忠诚于正统的刘备,一直扶助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尽管他“妖”法无度,几不为人,却依然被人们景仰崇拜。

看《三国演义》,我的思维被彻底格式化,顺着罗贯中的笔触看曹操的白脸,关羽的红脸,张飞的黑脸;紧跟罗贯中的情绪恨其所恨,爱其所爱;站在罗贯中的立场悄悄地将千余年前的世内化为为自己身处的环境,时而快慰,时而暗恨。罗贯中浸润在小说里的全部好恶,被我一股脑接收过来,存储在自己思维里,经年难变。许多年后,虽然知道《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被罗贯中个人化地“演义”了一遍,已经失去了他们本来的面目,但我却依然愿意相信历史中的他和他们,就是“演义”里的样子。

在《三国演义》四起的烽烟里,我幻想自己是刘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胸怀,能成就一番经天纬地事业;我幻想自己是诸葛亮,有观天测地的神妙能力,能扶助刘氏一统中原匡正天下;我幻想自己是关羽身边的一员战将,在他败走麦城时力挽狂澜,救武圣于将死;我幻想自己是庞统身边的一位幕僚,在他将至落凤坡之前一瞬,阻凤雏继续前行;我幻想自己是马超,在与曹操对峙时,不中奸计,与韩遂团结一致;我幻想自己是典韦,为救曹操力敌众将,血战至死;我幻想自己是曹植,文弱纤瘦,风流倜傥,出口成诗,

晚风坦荡
掀开夜色一角
昏灯随着走动摇曳
楼房如同疲惫的汉子
一丝丝,一缕缕
意欲拂醒惺忪的眼睛
沉沉的心情

叶与叶缠绵
鸟与鸟呢喃
帷幔欲将放肆的舞蹈
跳出禁锢的围栏
满屋子清凉
拼凑着思想细碎的点滴

窗前,余音袅袅
牵着风儿的手
浅语轻轻落
像菩萨一样摇摆的拂尘
拨开心间一片云
拂亮天上点点星

院前小径上

阳光斑驳
筛下旧时的光泽
那些曾筛掉的光阴
又鲜活了几分
小径幽幽,从童年通向岁月
足迹覆盖苍苔
美好搁浅或沉没

无形的乡情,梦里的乡愁
在这条石径上
来来回回,起起落落
渐行渐远,由远及近
歌谣噙着泪光
摇曳记忆的倒影
遍地的草木
风霜的繁复坎坷

伫立,每一缕风
都在翻阅曾经的经文
每一声蝉鸣
都在超度一世轮回
每一点回忆
都让健忘的我复活

晚风(外一首)

□郎英

□庞雨